

土行孫反殷





## 出版说明

《封神演义》是在我国人民中广为流传的一部古典小说，成书年代约在明朝隆庆、万历年间（1567—1619）。全书故事以商周年代为背景，描写了仁慈爱民的周武王和丞相姜子牙与暴虐无道的纣王之间的斗争，歌颂了正义力量，鞭笞了邪恶势力。书中对大小诸侯纷纷起来反抗昏庸暴君等情节的描写，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封建伦理观念。这些，今天仍有其积极意义。

我社在改编这套连环画时，力求突出正义战胜邪恶，除暴君奸臣这一主题思想，保留了原书中这方面的情节；而对原著中那些今天看来缺乏积极意义，以至荒诞迷信等糟粕，作了必要的删弃。

这套连环画共分十五集。

# 目 录

- 第一集 纣王宠妲己
- 第二集 诸侯反朝歌
- 第三集 哪吒闹东海
- 第四集 火烧琵琶精
- 第五集 文王回岐山
- 第六集 茅舍访贤人
- 第七集 妲己害比干
- 第八集 巧擒崇侯虎

- 第九集 大战汜水关
- 第十集 杨戬除四魔
- 第十一集 土行孙反殷
- 第十二集 冀州侯归周
- 第十三集 群力除殷郊
- 第十四集 姜子牙伐纣
- 第十五集 武王主天下

# 土 行 孙 反 殷

《封神演义》故事之十一

史 程 改 编

童 介 眉 绘



xuepeng 修图製作

人 民 美 術 出 版 社



## 内 容 提 要

殷纣王自伐西岐以来，许多将帅战败死亡，只好封三山关总兵邓九公作了进攻西岐的主帅。这时，夹龙山惧留孙的弟子土行孙，受申公豹蛊惑，作了邓九公帐下的先行官。土行孙与西周争战中，想用地行术来破西岐，被杨戩识破。杨戩请来惧留孙，破了土行孙的法术。在惧留孙怒斥下，土行孙反了殷朝归顺了西周。

话说申公豹与姜子牙为敌，一日，跨虎往五岳三山，寻访仙客，准备伐西岐。他游至夹龙山飞龙洞，忽见山崖上一小童儿跳耍。





申公豹下虎来看，这童儿却是一个矮子，面如土色。申公豹一问，他原来是惧留孙的弟子土行孙，便说：「我看你不能修道成仙，只能修个人间富贵。我荐你到三山关邓九公处，大事可成。」土行孙甚是感激。



申公豹又问土行者有何本事。土行孙说他善地行千里，说着的民身子一扭，即时不见，一会儿便从土里钻出来。申公豹大喜，道：「你师父有捆仙绳，你可带两根去……」





土行孙果真盗了他师父惧留孙的几根捆仙绳，五壶丹药，径往三山关而去。



此时，三山关总兵官邓九公作了进攻西岐的主帅，邓九公见他如此长相，欲不收留，又怕申公豹见怪，便命土行孙为三军督粮使。





随后，邓九公命太鸾为正印先行；长子邓秀为副印先行；赵升、孙焰红为救应使。自己带女儿婵玉，随军征伐。人马离三山关，浩浩荡荡往西岐进发。



呐喊。

一日邓九公人马来到西岐东门外，安了行营，放炮





西岐城里，姜子牙闻报，问诸将：「邓九公其人如何？」黄飞虎说：「邓九公是将才。」子牙笑着说：「将才好破，左道难破。」



次日，太鸾调本部人马出营，排开阵势，立马横刀，大呼搦战。西岐城里，南官适领命提刀上马，冲杀出来。太鸾与南官适两马相交，一场大战。



南官适小看了太鸾，不曾在意，被太鸾一刀把护肩甲吞头削去半边，吓得魂飞天外，大败进城。





次日，邓九公调五万队伍，大壮军威，炮声如雷，三军踊跃，喊声振天，来至城下，请姜子牙答话。



西岐连珠炮响，西扇门开。五队人马分别举着红、青、白、皂、杏黄旗帜，顺序而出，纪律严肃，井井有条，兵威甚整。邓九公不禁嗟叹。



邓九公纵马向前道：「姜子牙，你是昆仑山明士，为何不知人臣之礼，恃强叛国，今日天兵已到，还不赶兵下马受缚，以免满城生灵涂炭；如抗我言，后悔晚矣！」





姜子牙笑道：「邓将军，你这篇言词，真如痴人说梦。今天下归周，人心效顺，你若执迷不悟，后悔莫及！」邓九公大怒，纵马舞刀，飞来直取。黄飞虎举枪上前迎战。



哪吒见黄飞虎战不过邓九公，暗取出乾坤圈，正打在邓九公左肩上，打了个带断皮开，几乎坠下马来。周兵呐喊着杀奔过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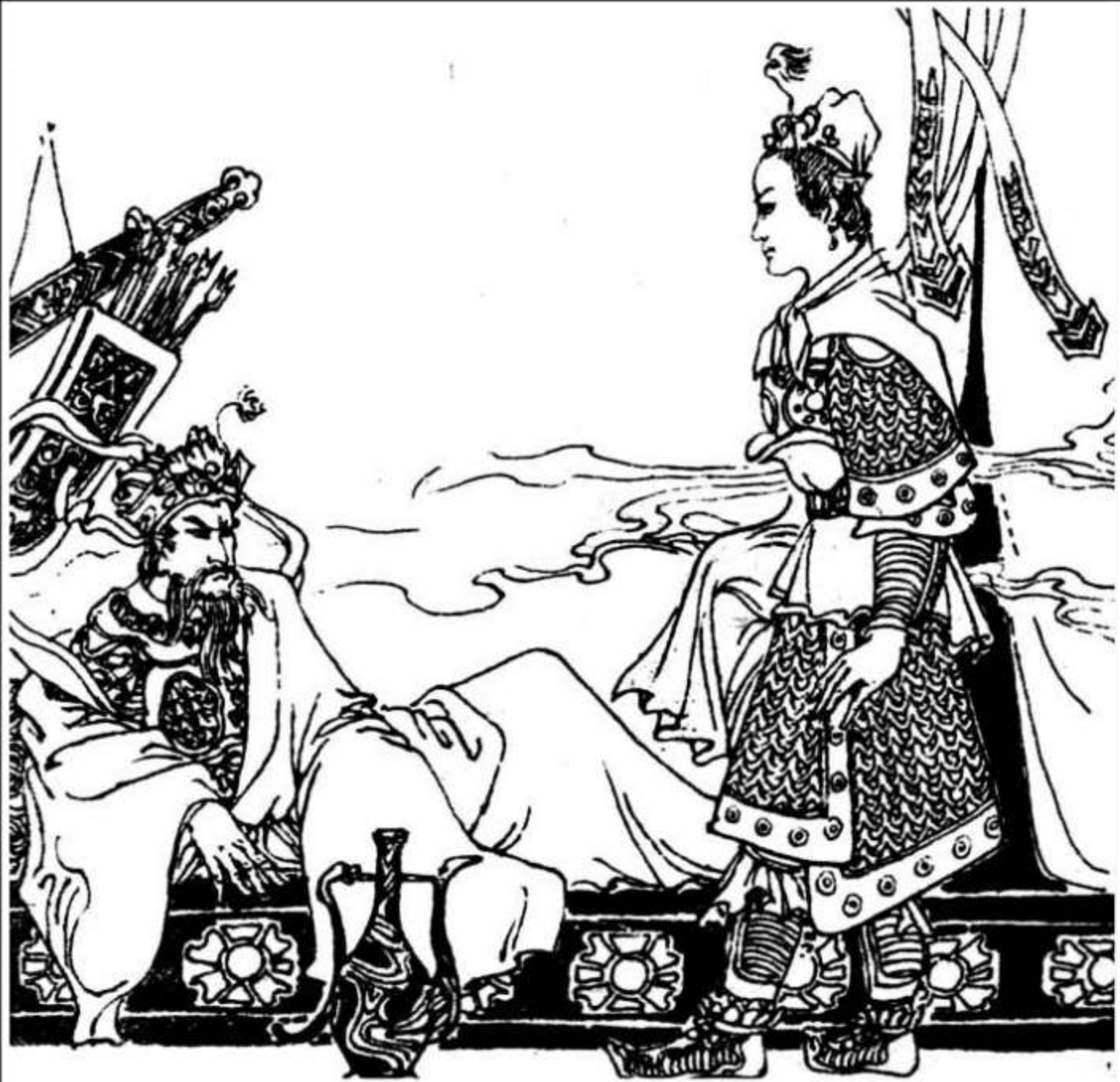


两家混战一场，各自收兵回营。邓九公回到帐里，  
痛楚难忍，声唤不止。





邓婵玉见父亲着伤，十分恼火，次日稟告父亲：  
爹爹且自调理，待女儿为父报仇。邓九公道：  
我儿须要小心。



邓婊玉率本部人马，至城下请战。哪吒出城迎战，不到数合，邓婊玉拨马便走，哪吒追赶上来。邓婊玉取出五光石，回手打在哪吒脸上。黄天化见哪吒战败，忙来助战。邓婊玉又用同法打伤黄天化。



次日，邓婊玉又来城下叫战。子牙问：「谁去走遭？」杨戩对龙须虎说：「此女用石打人，师兄可往；我当压阵。」龙须虎愿往。





二人出城。邓婵玉见城里跳出一个怪东西，吓得魂不附体。问道：「来的是什么东西？」龙须虎大怒：「好贱人，我是姜丞相门徒龙须虎。今奉我师之命，特来擒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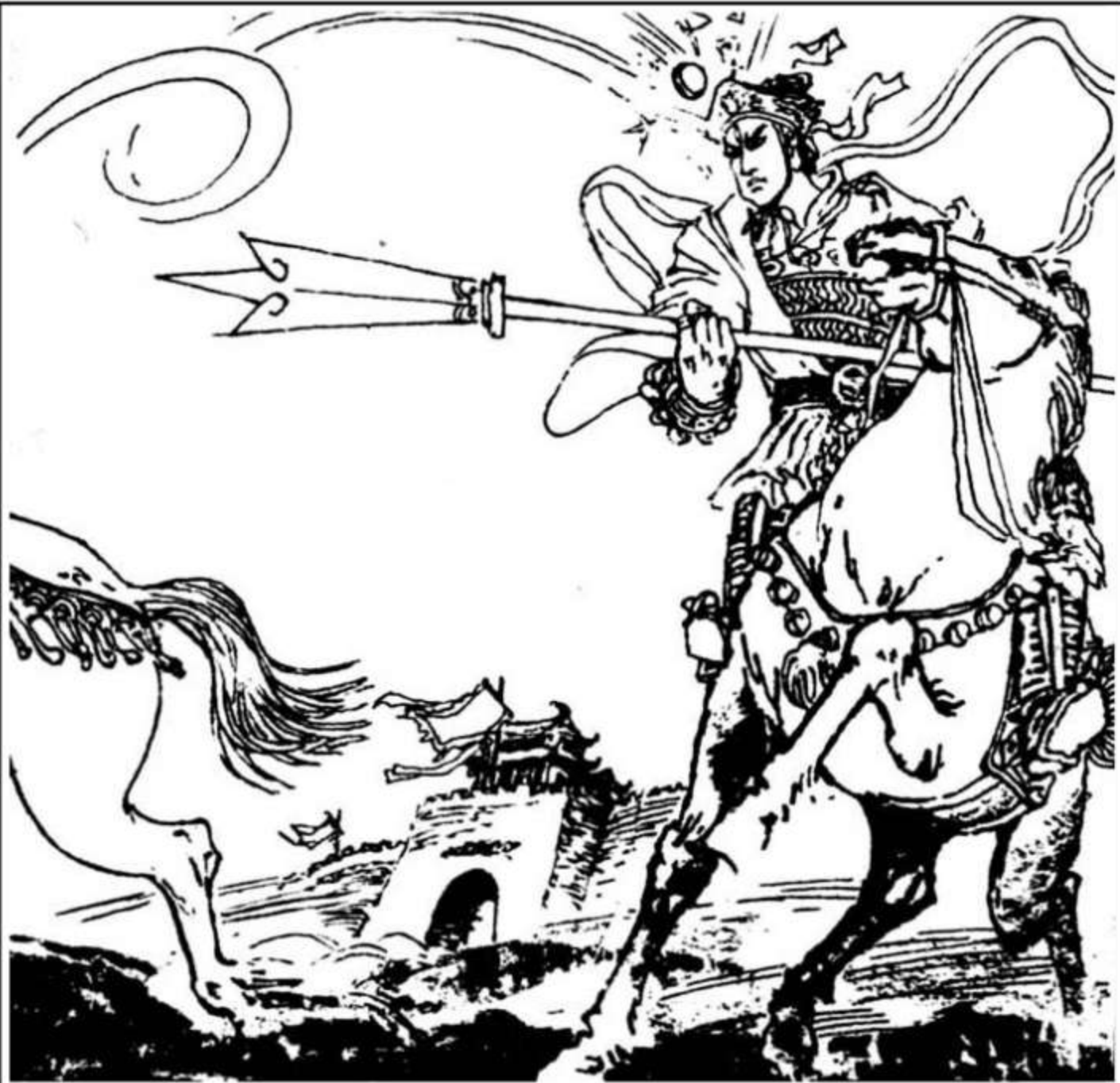
说时迟，那时快，只见龙须虎把手一放，照着邓婵玉打来，落下磨盘大小的石头，如飞蝗一般，只打得遍地灰土迸起，甚如霹雳之声。邓婵玉闪身躲过，自思此石来得厉害，拨马就走。



龙须虎追赶。邓婊玉回手一石打来，正中龙须虎颈子窝儿骨。龙须虎扭着颈跑。婊玉又一石，龙须虎独足难立，摔了一跤。邓婊玉转马要来取首级。



杨戩摇枪来刺。两马相交，未及数合，邓婵玉回马便走。杨戩随后赶来，邓婵玉发出一石，打得杨戩脸上直冒火星，杨戩不理，赶得愈是紧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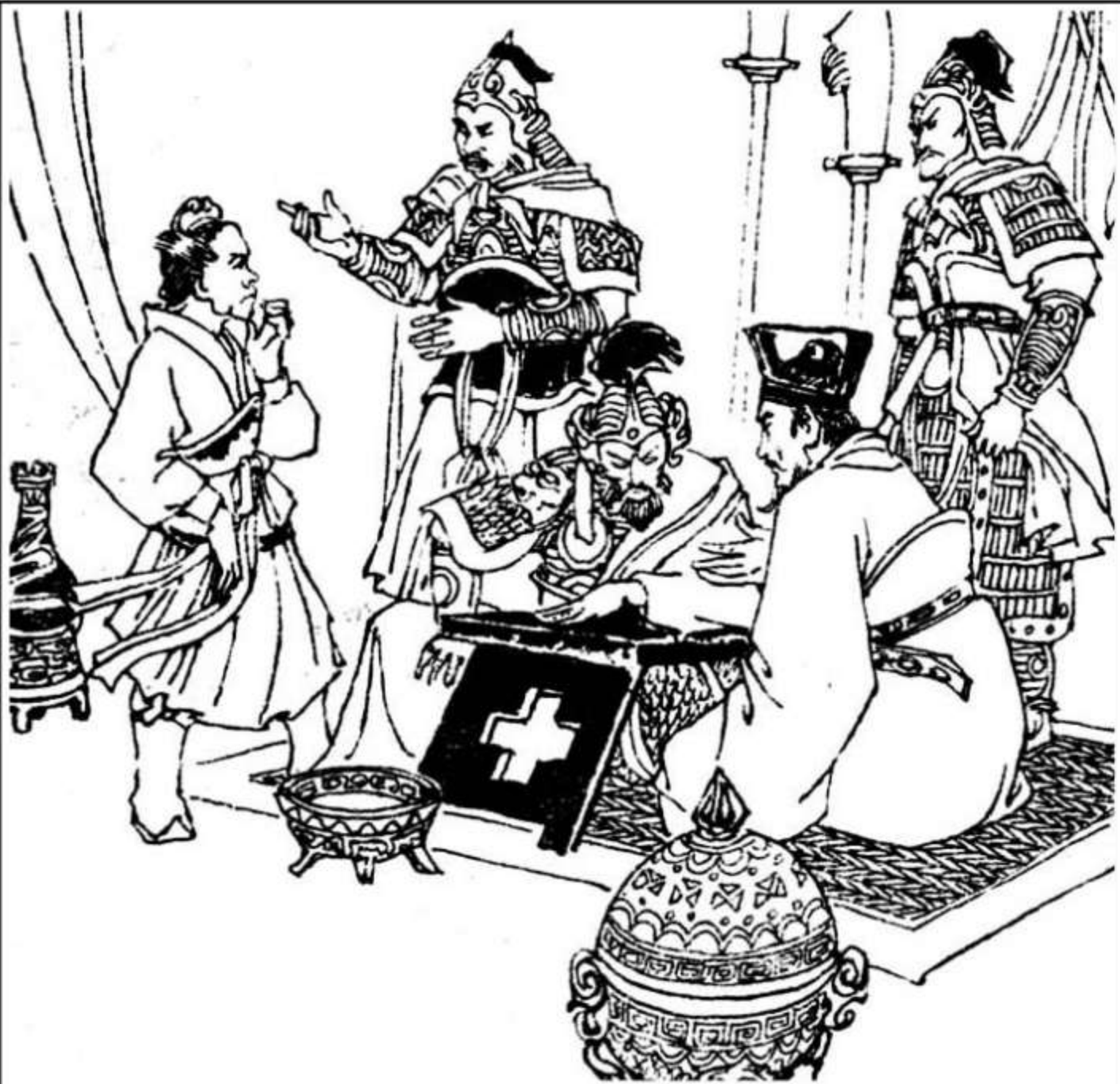




邓婵玉又发一石，杨戩只当不知。邓婵玉有些着忙。杨戩放出哮天犬。把邓婵玉的颈子连皮带肉咬去一块。邓婵玉大败进宫，叫痛不止。



邓九公父女着伤，正日夜煎熬。太鸾，邓秀、赵升、孙焰红，商量如何取胜西岐。此时土行孙上帐来，不见主帅，问其原故，太鸾向他述说主帅受伤之事。



土行孙急忙进邓九公帐内问安，并道：「主将之伤不难治愈，末将有药。」忙从腰间宝葫芦里取出一粒金丹，用水研开，替九公搽上。九公顿觉如甘露沁心，立时止痛。



土行孙听后帐有妇女悲痛之声，问道：「里面是何人呻吟？」九公道：「是我女婵玉，也被着伤。」土行孙又取一粒金丹，如前取水研开，扶出小姐，用药敷上，立时止痛。九公大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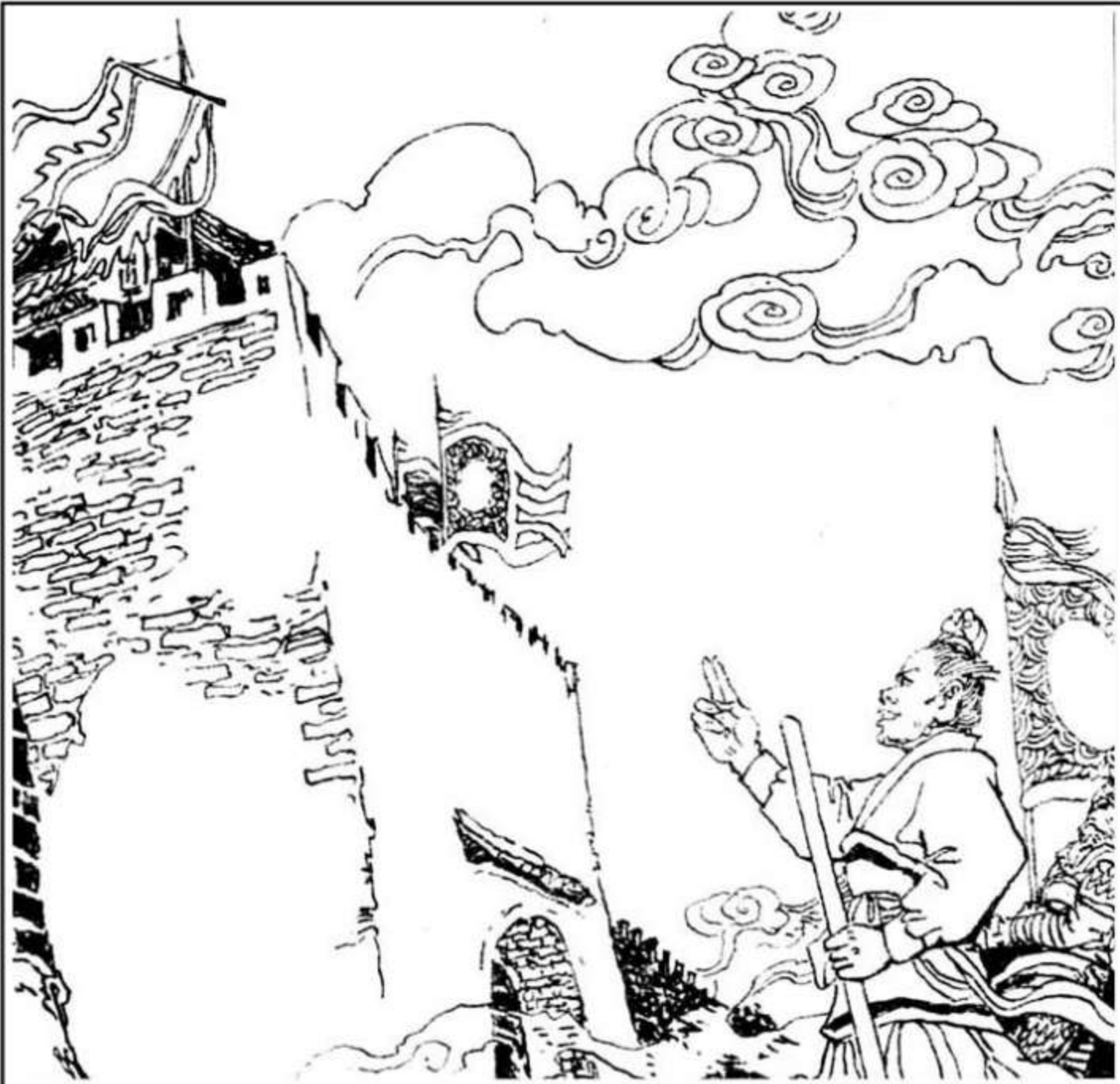
至晚，邓九公在帐内摆酒款待土行孙，众将共饮。土行孙问邓九公：「与姜子牙见了几阵？」邓九公说：「屡战不胜。」土行孙说：「当时主将若肯用我，如今平服西岐多时了。」九公想此人定有些本事，不若把他改为正印先行了。



次日升帐，九公对太鸾说：「将军今把先行印让土行孙挂了，使他早日成功，回师奏凯，何如？」太鸾说：「主帅将令，末将怎敢有违。」忙将正印交代。



土行孙当即挂印施威，领本部人马，杀奔西岐城下，厉声大喊：「只叫哪吒出来答话！」



子牙命哪吒出城。哪吒登风火轮来至阵前，只管瞧，不见敌将。土行孙叫道：「来者何人？」哪吒往下一看，原来是个矮子，拖一根宾铁棍。





哪吒问：「你是何人？」土行孙道：「我是邓元帅摩下先行官土行孙。奉命特来擒你。」哪吒大笑不止，把枪往下一戳，土行孙只是前后跳，把哪吒杀出一身汗来。



土行孙战了一回，跳出圈子，大叫：「哪吒！你长我短，你不好发手，我不好用功。你下轮来见个输赢。」



哪吒果然下轮来，用枪就挑。土行孙钻将过去，把哪吒腿上打了一棍。哪吒急待转身，土行孙又往后面，朝哪吒膀子上又打了两棍。



哪吒急了，刚要乾坤圈打土行孙，却被土行孙的捆仙绳缚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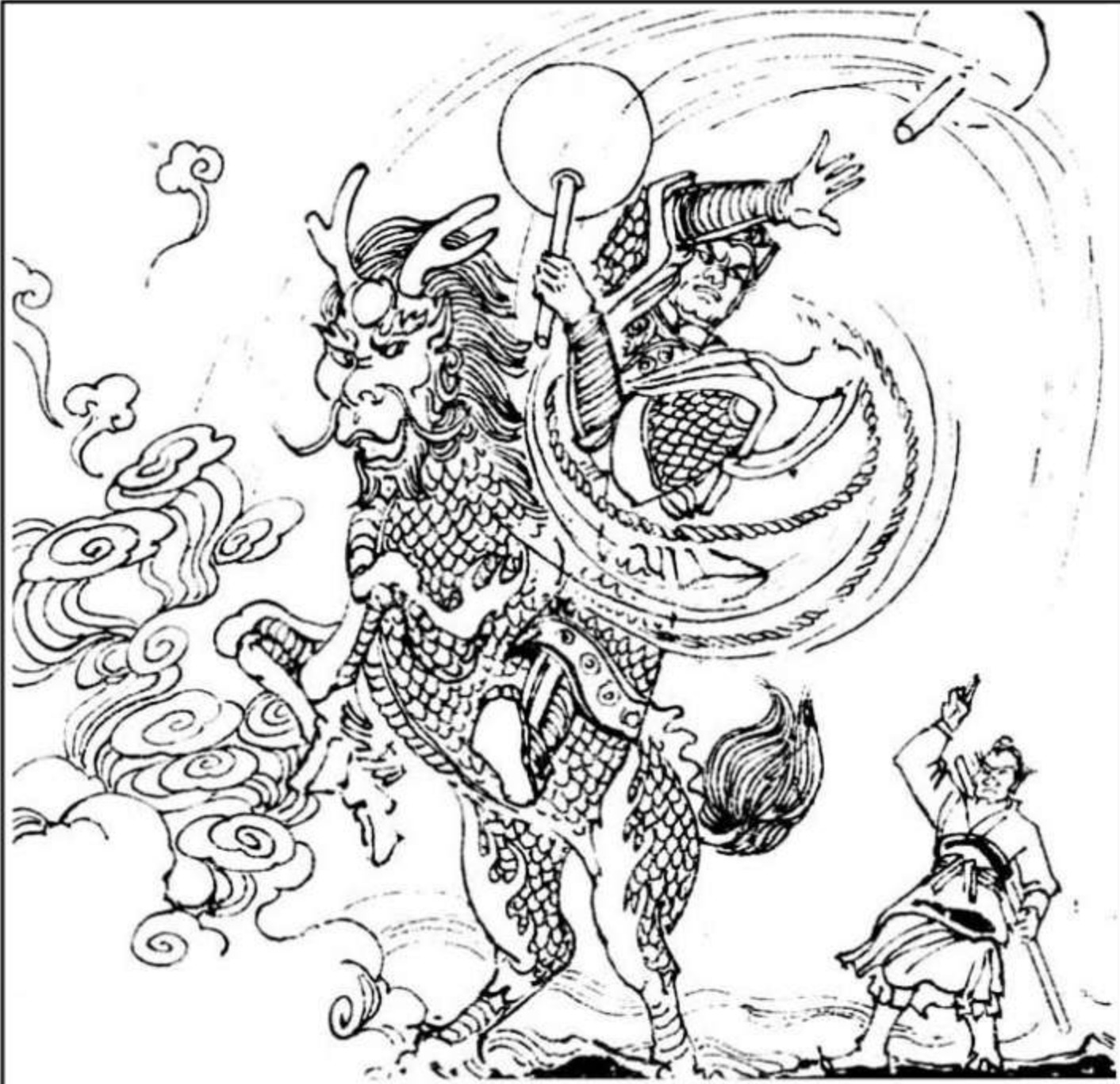
土行孙得胜回营，军卒将哪吒抬到丹墀下。邓九公命令：将哪吒拘于后营，日后解往朝歌，使天子裁决。



次日，土行孙又到西岐城下搦战。黄天化骑玉麒麟，出城见土行孙，大喝道：「你这缩头畜生，竟敢伤害我道兄！」拔锤向土行孙顶门打去，土行孙用冥铁棍左右来迎。



锤打棍，寒风凛凛；棍迸锤，杀气腾腾。战未数合，土行孙又用捆仙绳拿了黄天化。



土行孙连得两功，邓元帅治酒庆贺。夜饮至二更，土行孙酒后狂谈：「元帅若早用末将，子牙已擒，武王早缚！」邓九公见他连胜两阵，连拿二将，故此深信其言。





酒至三更，众将各进寝帐。唯土行孙还在吃酒。邓九公失言道：「土将军，你若早破西岐，我将弱女赘你为婿。」土行孙听得此言，满心欢喜。



答话。

第二天，土行孙至西岐城下，排开阵势，要姜子牙



姜子牙遂即出城，众将在两边。土行孙跳跃而来，大呼：「姜子牙，我特来擒你，早早下马受缚，无须使我费手。」众将官哪里把他放在眼里，齐声大笑。姜子牙说：「你有什么能，敢来擒我？」



土行孙不由分说，将铁棍劈面打来。姜子牙用剑来架隔，只是捞不着他。如此来往几个回合，姜子牙也被仙绳捆下马来。土行孙命士卒来拿，西岐将领众多，奋勇冲出，把子牙抢进城里去。





众将官送子牙进府，齐来解此绳，都解不开，用刀割，绳反而陷在肉里，愈弄愈紧。杨戩仔细看这绳子，认得是捆仙绳。



众将正无奈，忽然，白鹤童子至殿前，见了子牙，口称：「师叔，老爷法牒，送符印将此绳解去。」童儿将符印在绳头上，用手一指，那绳即时落下来。



子牙忙顿首昆仑，拜谢老师。白鹤童子回宫去了。



土行孙又来请战。杨戩上马提枪出城，喊道：「你将何术捆我师叔？不要走！」摇枪来取，土行孙发棍来迎。枪棍交加，只有五七回合，土行孙又使另一根捆仙绳将杨戩捆了。





土行孙令士卒抬着杨戩，才到辕门，一声响，抬棍折了，掉在地上，却是一块石头，众人大惊。



土行孙亲自观看，甚是惊疑。忽然，杨戩又摇枪来取。土行孙复身迎战。



两家杀了一阵。杨戩把哮天犬使在空中。土行孙看见，将身子一扭、即时不见。杨戩骇然：商纣营里有此人，西岐必不能取胜。



杨戩进相府，见子牙道：「西岐又添一患。土行孙善有地行之术，奈何？这事是没有遮拦的。若是他暗进城来，怎能防备！」子牙道：「有这样怪事？」





土行孙回营，见邓九公把战杨戩的事说了一遍。九公道：「但愿早破西岐，旋师奏凯。」土行孙暗想，如能眼下成功，早成姻眷，该多么好。便道：「元帅不必忧心，未将今夜进西岐，取来武王，姜尚首级。」



当晚，邓九公为土行孙将要暗进西岐行刺武王、姜尚，治了酒席庆贺。



时至初更，土行孙辞别邓九公与众将。九公与众将立起，见土行孙把身子一扭，就无踪无迹了。九公抚掌大笑：「天子洪福，有这等高人辅国，何愁祸乱不平！」



这时姜子牙在殿上，见大风一阵，一声响，旗子一折两段。子牙大惊，拍掌叫道：「不好！」命左右保护武王至相府。又令众将弓上弦，刀出鞘，作好应战准备。





少时，武王驾至。子牙忙率众将接到殿内。行礼毕，子牙说：「老臣今日训练众将六韬，特请大王筵席。」武王大喜。



子牙令左右安排筵席，侍武王饮宴，只是谈笑军国大事，不敢说土行孙行刺一节。



之。

此时杨戩上殿来，对子牙悄悄道了几句，子牙许



子牙把武王安住密官，着四将保驾。





子牙自己坐在殿上，也有左右保护。



说话间土行孙来到西岐，直至相府，只见子牙坐在殿上，众将领弓上弦，刀出鞘。他不得其便，只好在里边立等。



土行孙在下面久等，不能下手，只好离了相府，来寻皇城。未走几步，忽然一派笙篁之音，猛抬头看时，已是宫内。只见武王同嫔妃奏乐饮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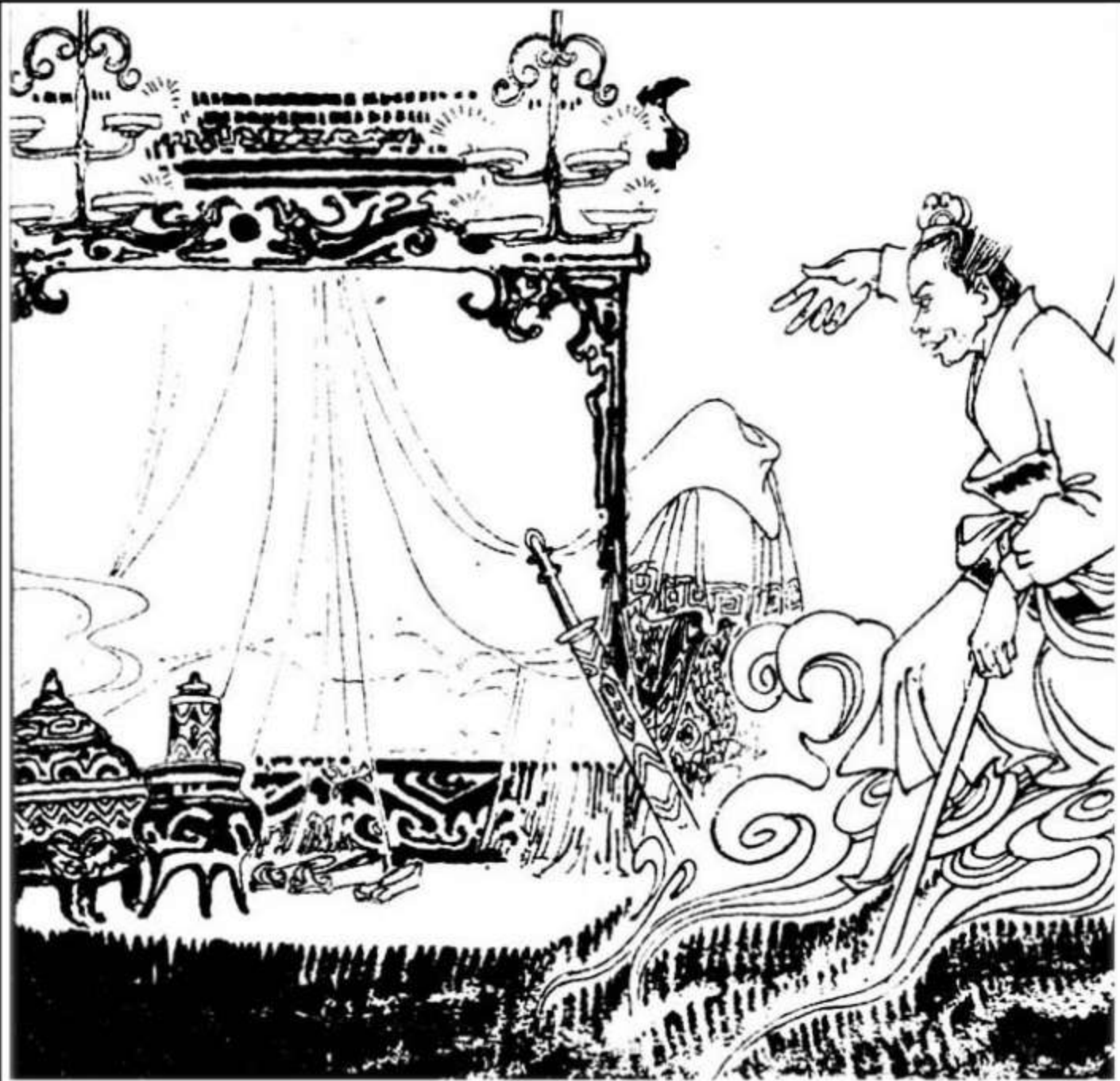


土行孙喜不自胜，轻轻在底下等候，只见武王说：  
且止音乐。今兵临城下，军民离乱，收了筵席，回宫  
安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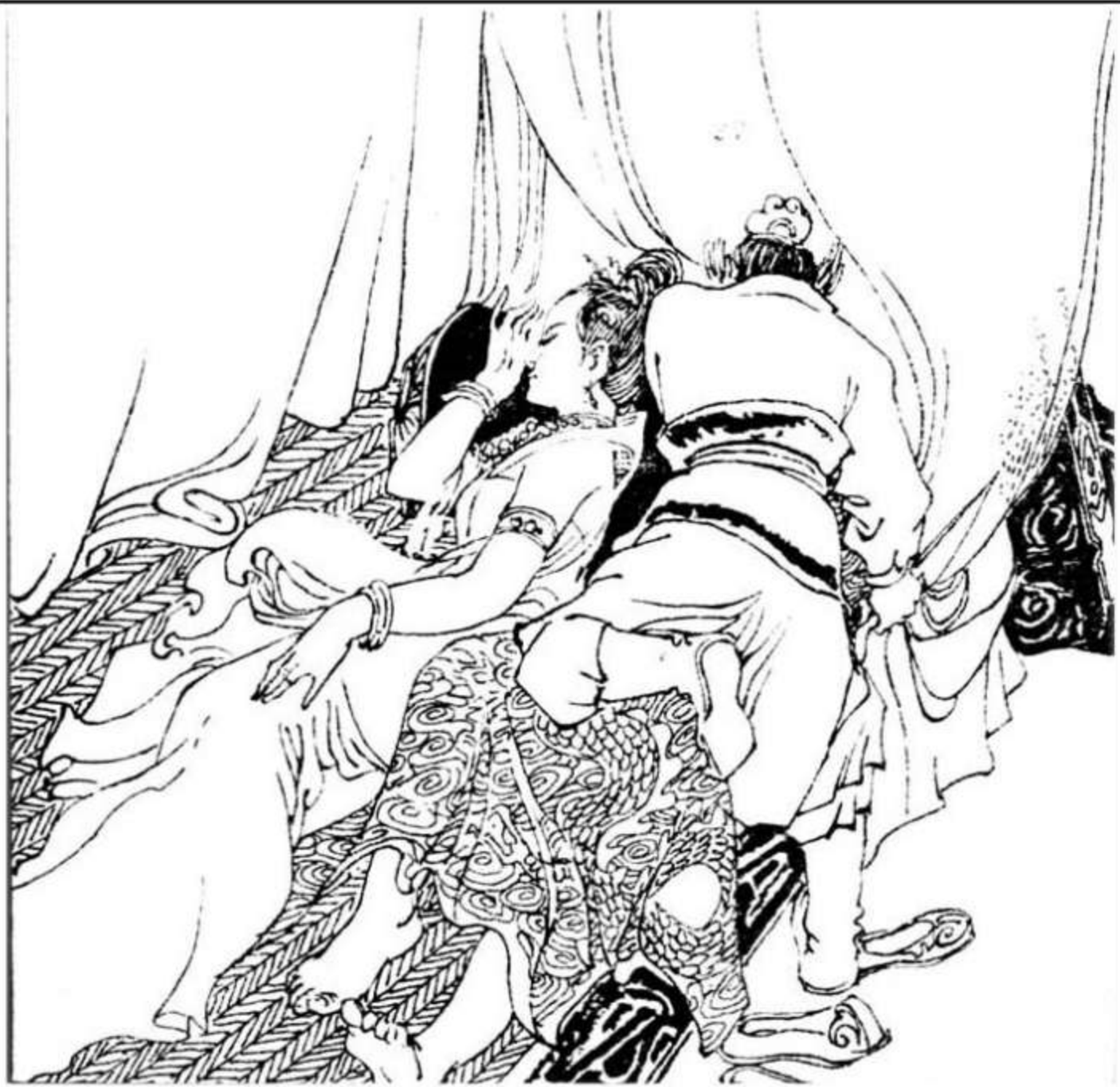




两边官人随驾入宫。武王令官人各散，他同官妃解衣安寝，不一时，已有鼻息之声。土行孙从地下钻了出来。



土行孙提刀上龙床，一刀把武王的头割下来，扔到床下。



那官妃却还闭目不醒。土行孙见妃子脸似桃花，不禁动了邪心，大喝一声：「你是何人？还在熟睡？」



这官妃醒来，惊问：「你是何人？深夜至此？」土行孙道：「我是商营中先行官土行孙。武王已被我杀，你要活，还是要死！」官妃说：「我是女流，害之无益，可怜赦妾命，若不弃我貌丑，收为婢妾。……」





土行孙大喜，正想拉住那女子。只见那女子双手反把搂住。土行孙被勒得喘得不过气来。叫道：「美人放开我！」



那女子大喝一声：「好匹夫！你把我当谁！」土行孙一看，原来是杨戩。



杨戩对左右道：「拿停住了土行孙！」三军呐喊，  
锣鼓齐鸣。杨戩夹着土行孙就走，不让他着地。



杨戩把土行孙夹到相府檐前，子牙一见便问：「怎么在腋下夹着，这是如何光景？」杨戩说：「若是放了他，沿地就跑了。」子牙传令：「拿出去斩了！」





杨戩领令出府，换手来用刀，土行孙往下一挣，沿土去了。杨戩惊得目瞪口呆。



杨戩上殿，回了子牙。子牙默然不语。杨戩便道：「弟子往夹龙山飞龙洞走一遭，将土行孙及捆仙绳的来历问个明白。」子牙说：「你不可迟误，你此去又恐土行孙行刺。速去速回。」



杨戩架土遁到夹龙山飞龙洞，见惧留孙下拜，把土行孙使用捆仙绳之事说给惧留孙听。惧留孙勃然大怒：「好畜生，盗我宝贝！」当即决定往西岐走一遭。



杨戩先离了高山，回到西岐。





惧留孙随后来到了西岐相府，子牙出迎。二人携手到殿上坐下。子牙道：「高徒屡胜我军，只得请道兄一顾。」惧留孙说：「我不知这畜生盗了宝贝在这里作怪，不妨，须得如此如此，即可擒获。」子牙大喜。



次日，子牙独乘四不相往商营辕门前后，观看邓九公的大营，若探视之状。



巡营探子入中军：「启元帅，姜丞相在辕门前后私探，不知何故。」九公道：「姜子牙善能攻守，不可不防。」土行孙在旁笑道：「元帅放心，待我擒来，今日成功！」



土行孙暗暗走出辕门，大呼：「姜尚！你私探我营，是自来送死，不要走！」举手中棍照头打来。子牙仗手中剑急忙来迎。





未及三回合，子牙回转四不相就走。土行孙随后赶来，使起捆仙绳，又来拿姜子牙。此时，惧留孙在空中，只管接了捆仙绳。



土行孙意在拿了子牙，早奏功回朝，要与邓婵玉成亲。他不见捆仙绳落下来，也不寻思，又发了一绳，仍不见落下来。



土行孙见势头不妙，站住不赶。子牙勒住四不相，大呼：「土行孙敢来再战三合否？」土行孙大怒，拖棍赶来。



不料空中一声喊：「土行孙哪里去？」土行孙抬头见是师父，就要往地下钻。惧留孙用一指，「不要走！」只见那块土比铁还硬，钻不进去。





惧留孙赶上，一把，抓住土行孙的脑瓜皮，用捆仙绳四马攒蹄捆了，提着进西岐城来。



惧留孙把土行孙放在府前地上，问道：「这仙绳我一向不曾检点，谁知被你盗出。你实说，是受谁人唆使？」土行孙如实说了。



子牙在旁道：「道兄，似这等畜生，速速斩了！」  
惧留孙说：「理当斩首，但此人日后有用，可助西岐一臂之力。」  
子牙又道：「他心毒恶，暗进城垣，行刺武王与我，多亏我着实防备，才免遭此祸。」



惧留孙大惊，忙下殿来喝道：「畜生！你行刺武王与你师叔，幸而无虞；若是差迟，罪系于我。」土行孙说：「邓九公见弟兄子屡拿西岐名将，将女许我，欲赘为婿；弟子被他催逼，不得已故有此举。……」





惧留孙低头默算一会，嗟叹道：「子牙公，这畜生与那女子有系足之缘。若得一人作媒，方可全美。若此女来至，其父不久也是周臣。」子牙甚喜。



子牙派上大夫散宜生去商营作媒。散大夫至商营，  
对旗门官道：「辕门将校，报与你邓元帥得知，周营上  
大夫求见。」



军政官进中军禀报。邓九公道：「我与他为敌国，为何差人来见我！必定来下说词，岂可容他进营，惑乱军心。你与他说，两国正当争战，相见不便。」



军政官出营回复散宜生。散宜生说：「两国相争，不阻来使。相见何妨？我此来奉姜子牙之命，有事面决，再烦通报。」





军政官只得又进营来，把散宜生言语对邓九公说了一遍。九公沉吟。太鸾上前道：「元帅乘此机会放他进来，随机应变，可就中取事。」九公说：「此说亦有理，请他进来。」



散宜生走进辕门，邓九公迎出来，彼此逊让行礼后，至中军分宾主坐下。散宜生说明来意。九公大怒，厉声道：“我只有一女，爱惜如掌上之珠。土行孙不过一牙裨将，岂得轻易许之！”



散宜生说：「元帅暂行息怒。此事其中必有委曲。想是元帅或于酒后赏功之际，怜才惜技，为安其心，言明以女许之，他更当真。」邓九公不觉答道：「大夫这话，大是明见，当时就是如此。」



邓九公说出酒后失言之事。散宜生道：「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况婚姻之事，如何作为儿戏之谈？此事传与中外，徒使令爱作为口谈……」邓九公被说得默默沉思，无言答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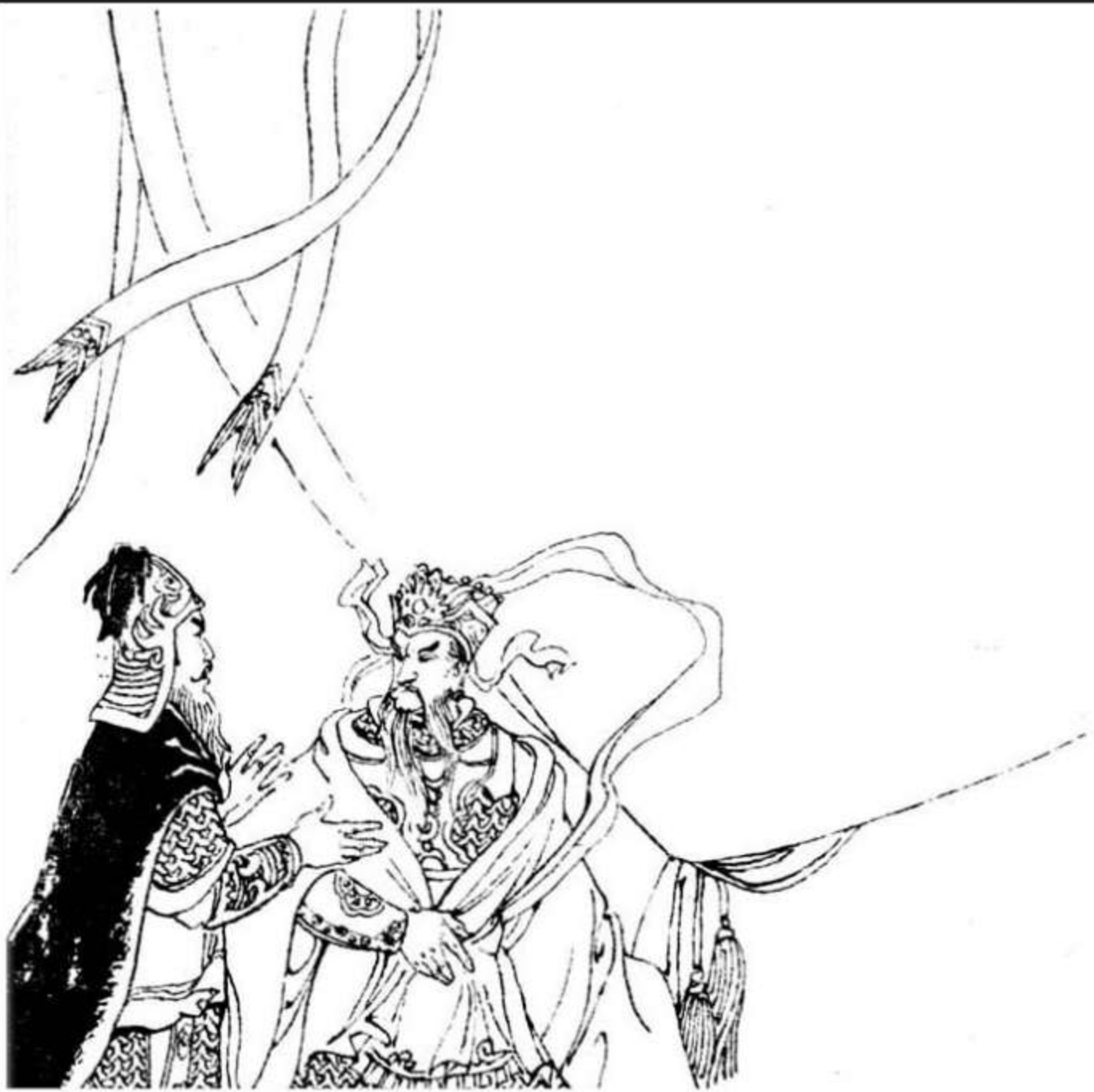
这时太鸾上前，对邓九公附耳说了一条妙计。邓九公听了，转嗔为喜道：「待将此意与小女商量，再令人至城中回复。」散宜生只得告辞。



散宜生回城，将邓九公言语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子牙大笑：「邓九公此计，怎能瞒得过我！待他来入再作商量。」惧留孙也笑着说：「且看如何来说。」



再说，邓九公问太鸾：「此事毕竟如何处置？」太鸾道：「元帅明日可差一能言之人，请姜丞相亲来纳聘，必无带重兵自卫之理，一匹夫可擒。若是带有将佐，可用酒筵骗开，擒之如囊中之物。」



九公大喜道：「先行官之言，真神出鬼没之计！只是能言快语之人，非先行官不可。」太鸾道：「若元帅不嫌末将不才，我愿往周营。」





次日太鸾到西岐相府，见姜子牙便道：「邓主帅娇女与土行孙婚姻之事，后日是吉日良辰，请丞相同散大夫率土行孙入赘，如此主帅方有体面……」子牙说：「我等后日亲送土行孙至邓营，吃贺喜筵席。」



太鸾回营，至中军拜见邓九公，将姜子牙后日亲来言语，诉说一遍。邓九公以手加额，说：「天子洪福，待姜尚自来送死！」遂吩咐左右将佐各领人马，专候后日行事。



光阴迅速，不觉到了第三日中午。散宜生先至商营  
辕门通报。邓九公至辕门迎接姜子牙到来。



姜子牙命杨戩化了装随在身边；带五十名精兵壮卒装扮的脚夫至辕门。邓九公迎上前去。子牙慌忙下马答礼。惧留孙和土行孙也向前行礼。





彼此逊让，进了辕门，只见肆筵设席，结彩悬花，极其华美。子牙向土行孙丢个眼色。众人已解其意，俱上帐来。



子牙命左右抬上礼来。



邓九公方才接礼盒单看，只见辛甲暗将信香取出，将抬盒内大炮燃着。一声炮响，恍若地塌山崩。



邓九公吃了一惊，再看时，脚夫已取出暗藏的兵器，杀上帐来。邓九公措手不及，只得往后跑。太鸾、邓秀见势不妙也往后逃走。四下伏兵尽起，喊声震天。





待邓九公等上得马，来迎战时，营已乱了。赵升、孙焰红分别从左右来接应，却被辛甲、辛免等截住。



邓婵玉方欲前来接应，被土行孙敌住，彼此混战。



此时，雷震子、南官适从左右两边杀来。金吒、木吒从后边杀来。南营人马首尾受敌，抵挡不住。邓九公见势不妙，败阵而走，军卒自相践踏，死者不计其数。



邓婊玉也虚闪一刀往南逃走。土行孙用捆仙绳将邓婊玉捆了，擒进西岐城里。





邓九公等被姜子牙与众将追杀了五十余里，至岐山下才收集败残人马，查点军卒，见没了婊玉，甚是伤感。



姜子牙进城，升银安殿坐下，问惧留孙：「命土行孙乘今日吉日良辰，与邓小姐成亲，何如？」惧留孙道：「我也是此意，时不宜迟。」



子牙命土行孙：「你将邓小姐带到后房，乘今日好日子，成就你夫妇美事！明日我另有话说。」子牙又命侍儿挽那小姐到后面，安置新房，好生伏侍。



土行孙与邓婵玉成就夫妻。次日，土行孙夫妻上殿叩谢姜子牙，子牙道：「邓婵玉今属周臣，你父尚抗拒不服，当如何区处？」土行孙说：「恳求师叔设一计策，两全其美。」





姜子牙说：「此事不难。婊玉真心为国，亲自去说她父亲归周，但不知婊玉可肯去否？」邓婊玉上前跪着说：「丞相在上，贱妾既已归周，岂敢又蓄两意，我愿自往说服父亲降周。」



姜子牙见邓婵玉愿亲往，便拨军校随去。邓婵玉领兵卒出城，往岐山而去。



且说邓九公收集残兵，驻扎一夜。次日升帐，邓秀、太鸾、赵升、孙焰红侍立。九公道：「我自行兵以来，未尝遭此大辱；今又失我爱女，不知死活，奈何，奈何！」太鸾道：「可派人探听小姐下落。」



正迟疑间，左右报：「小姐领一支人马，打周营旗号，至辕门等令。」邓九公道：「令来。」





邓婊玉进帐，双膝跪下，邓九公忙立起来问：「我儿这是如何说？」婊玉不觉流着泪说：「此事俱系父亲失言，弄巧成拙，孩儿今已成为土行孙的妻子了。」



邓九公听后，半晌无言。邓婵玉又进言道：「今孩儿不孝，归顺西岐，不得不向父亲说明利害。父亲今以女轻许敌国，且失师辱国，归商自有显戮。依孩儿之见，归顺西周，改邪归正，择主而仕。」



邓九公沉思：欲奋勇兴师，众寡莫敌；欲收军还国，事属嫌疑……沉吟半晌，便命婵玉先行，他随后领众军往西岐城而去。



邓婵玉先到西岐城报告了姜子牙。姜子牙率左右排队出城迎接。姜子牙和邓九公在马上携着手，并辔而行。





二人至相府，进银安殿，重整筵席，同诸将饮庆贺酒一夜。





---

## 土 行 孙 反 殷

改编者：史

程

出版者：人民美术出版社

（北京北总布胡同32号）

绘 者：董

介

眉

发行者：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者：北京印刷一厂

1995年4月第1版第2次印刷

印数：400,001—420,000

开本：787×1092毫米1/64

印张：2

---

ISBN7-102-00463-X/J·430(儿)

(京)新登字004号